

后汉书卷二十四

马援列传 第十四

子廖子防兄子严族孙棱

马援字文渊，扶风茂陵人也。其先赵奢为赵将，号曰马服君，子孙因为氏。①

武帝时，以吏二千石自邯郸徙焉。②曾祖父通，以功封重合侯，坐兄何罗反，被诛，③故援再世不显。④援三兄况 余员，⑤并有才能，王莽时皆为二千石。⑥

注①马服者，言能服驭马也。史记曰，赵惠文王以奢有功，赐爵号为马服君。

注②东观记曰：“徙茂陵成欢里。”

注③重合，县，属勃海郡，故城在今沧州乐陵县东。马何罗与江充相善，充既诛，遂惧罪及己，谋反，伏诛。事见前书。

注④祖及父不得为显任也。东观汉记，通生宾，宣帝时以郎持节，号使君；

使君生仲，仲官至玄武司马；仲生援。

注⑤东观记曰：“况字长平，余字圣卿，员字季主。”

注⑥况，河南太守。余，中垒校尉。员，增山连率。

援年十二而孤，少有大志，诸兄奇之。尝受齐诗，意不能

守章句，①乃辞况，欲就边郡田牧。②况曰：“汝大才，当晚成。良工不示人以朴，且从所好。”③会况卒，援行服一年，不离墓所；敬事寡嫂，不冠不入庐。④后为郡督邮，送囚至司命府，⑤囚有重罪，援哀而纵之，遂亡命北地。遇赦，因留牧畜，宾客多归附者，遂役属数百家。⑥转游陇汉闲，常谓宾客曰：“丈夫为志，穷当益坚，老当益壮。”因处田牧，至有牛马羊数千头，谷数万斛。既而叹曰：“凡殖货财产，贵其能施赈也，否则守钱虏耳。”乃尽散以班昆弟故旧，身衣羊裘皮。

注①东观记曰：“受齐诗，师事颍川满昌。”

注②东观记曰：“援以况出为河南太守，次两兄为吏京师，见家用不足，乃辞况欲就边郡畜牧”也。

注③从其所请也。

注④庐，舍也。

注⑤王莽置司命官，上公已下皆纠察。

注⑥续汉书：“援过北地任氏畜牧。自援祖宾，本客天水，父仲又尝为牧帅[师]令。是时员为护苑使者，故人宾客皆依援。”

王莽末，四方兵起，莽从弟卫将军林广招雄俊，乃辟援及同县原涉为掾，①

荐之于莽。莽以涉为镇戎大尹，②援为新成大尹。③及莽败，援兄员时为增山连率，④与援俱去郡，复避地凉州。世祖即位，员先诣洛阳，帝遣员复郡，卒于官。援因留西州，隗嚣甚敬重之，以援为绥德将军，与决筹策。

注①涉字巨先，见前书。

注②王莽改天水为镇戎，改太守为大尹。

注③莽改汉中为新成也。

注④莽改上郡为增山，连率亦太守也。莽法，典郡者公为牧，侯称卒正，伯称连率，其无封爵者为尹也。

是时公孙述称帝于蜀，嚣使援往观之。援素与述同里，
①相善，以为既至当握手欢如平生，而述盛陈陛卫，以延援入，
交拜礼毕，使出就馆，更为援制都布单衣。②交让冠，会百官
于宗庙中，立旧交之位。述鸾旗旄骑，③警蹕就车，磬折而入，
④礼飨官属甚盛，欲授援以封侯大将军位。宾客皆乐留，援晓
之曰：“天下雄雌未定，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，⑤与图成败，
反修饰边幅，⑥如偶人形。⑦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？”⑧因
辞归，谓嚣曰：“子阳井底蛙耳，⑨而妄自尊大，不如专意东
方。”

注①说文曰：“里，闾也。”杜预注左传：“里，闾门也。”

注②东观记曰：“都”作“都”。史记曰：“都布千匹。”

“前书音义曰：“都布，白叠布也。”何承天纂文曰：“都致错履，无极，皆布名。”方言曰：“禅衣，江淮南楚之闲谓之都，关之东西谓之都衣。”

注③解在公孙述传。

注④磬折者，屈身如磬之曲折，敬也。

注⑤哺，食也。史记，周公诫伯禽曰：“吾一沐三握发，一食三吐哺，犹恐失天下士心也。”

注⑥言若布帛修整其边幅也。左传曰：“如布帛之有幅焉，为之度，使无迁。”

注⑦礼记曰：“谓为俑者不仁。”郑玄云：“俑，偶人也。”

有面目机发，有似于生人也。” 俑音勇。

注⑧稽，留也。

注⑨言述志识褊狭，如坎井之蛙。事见庄子。

建武四年冬，嚣使援奉书洛阳。援至，引见于宣德殿。世祖迎笑谓援曰：“卿遨游二帝闲，今见卿，使人大。”援顿首辞谢，因曰：“当今之世，非独君择臣也，臣亦择君矣。①臣与公孙述同县，少相善。臣前至蜀，述陞戟而后进臣。

臣今远来，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，而简易若是？”②帝复笑曰：“卿非刺客，顾说客耳。”援曰：“天下反复，盗名字者不可胜数。③今见陛下，恢廓大度，同符高祖，乃知帝王自有真也。”帝甚壮之。援从南幸黎丘，转至东海。及还，以为待诏，使太中大夫来歙持节送援西归陇右。

注①家语曰：“君择臣而任之，臣亦择君而事之。”

注②东观记曰“援初到，□令中黄门引入，时上在宣德殿南庑下，但幘坐”，故云“简易”也。

注③盗犹窃也。

隗嚣与援共卧起，问以东方流言及京师得失。①援说嚣曰：“前到朝廷，上引见数十，②每接燕语，自夕至旦，才明勇略，非人敌也。且开心见诚，无所隐伏，阔达多大节，略与高帝同。经学博览，政事文辩，前世无比。”嚣曰：“卿谓何如高帝？”援曰：“不如也。高帝无可无不可；③今上好吏事，动如节度，又不喜饮酒。”嚣意不怿，曰：“如卿言，反复胜邪？”然雅信援，故遂遣长子恂入质。援因将家属随恂归洛阳。居数月而无它任职。援以三辅地旷土沃，而所将宾客猥多，乃

上书求屯田上林苑中，帝许之。

注①流犹传也。

注②东观记曰凡十四见。

注③此论语孔子自言己之所行也。

会隗嚣用王元计，意更狐疑，①援数以书记责譬于嚣。嚣怨援背己，得书增怒，其后遂发兵拒汉。援乃上疏曰：“臣援自念归身圣朝，奉事陛下，本无公辅一言之荐，左右为容之助。②臣不自陈，陛下何因闻之。夫居前不能令人轻，居后不能令人轩，③与人怨不能为人患，臣所耻也。故敢触冒罪忌，昧死陈诚。臣与隗嚣，本实交友。初，嚣遣臣东，谓臣曰：‘本欲为汉，愿足下往观之。’

于汝意可，即专心矣。’及臣还反，报以赤心，实欲导之于善，非敢谲以非义。

而嚣自挟奸心，盗憎主人，④怨毒之情遂归于臣。臣欲不言，则无以上闻。

愿听诣行在所，极陈灭嚣之术，得空匈腹，申愚策，退就陇亩，死无所恨。”

帝乃召援计事，援具言谋画。因使援将突骑五千，往来游说嚣将高峻、任禹之属，下及羌豪，为陈祸福，以离嚣友。反党。

注①狐性多疑，故曰狐疑。

注②邹阳书曰：“蟠木成万乘之器者，左右为之容。”

注③言为人无所轻重也。诗云：“如轻如轩。”轻音丁利反。

注④左传晋伯宗妻曰：“盗憎主人，民恶其上。”

援又为书与嚣将杨广，使晓劝于嚣，曰：“春卿无恙。①前别冀南，②寂无音驿。援闲还长安，因留上林。窃见四海已定，兆民同情，而季孟闭拒背畔，为天下表的。③常惧海内切齿，思相屠裂，故遗书恋恋，以致恻隐之计。乃闻季孟归罪于援，而纳王游翁谄邪之说，④自谓函谷以西，举足可定，以今而观，竟何如邪？援闲至河内，过存伯春，⑤见其奴吉从西方还，说伯春小弟仲舒望见吉，欲问伯春无它否，竟不能言，晓夕号泣，婉转尘中。又说其家悲愁之状，不可言也。夫怨讎可刺不可毁，援闻之，不自知泣下也。援素知季孟孝爱，曾、闵不过。夫孝于其亲，岂不慈于其子？可有子抱三木，而跳梁妄作，自同分羹之事乎？⑥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拥兵者，欲以保全父母之国而完坟墓也，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。而今所欲全者将破亡之，所欲完者将毁伤之，所欲厚者将反薄之。季孟尝折愧子阳而不受其爵，⑦今更共陆陆，⑧欲往附之，将难为颜乎？若复责以重质，当安从得子主给是哉！往时子阳独欲以王相待，⑨而春卿拒之；今者归老，更欲低头与小儿曹共槽枥而食，并肩侧身于怨家之朝乎？⑩男儿溺死何伤而拘游哉！(11)今国家待春卿意深，宜使牛孺卿与诸耆老大人(12)共说季孟，若计画不从，真可引领去矣。前披舆地图，见天下郡国百有六所，柰何欲以区区二邦以当诸夏百有四乎？春卿事季孟，外有君臣之义，内有朋友之道。言君臣邪，固当谏争；语朋友邪，应有切磋。(13)岂有知其无成，而但萎咋舌，叉手从族乎？(14)及今成计，殊尚善也；过是，欲少味矣。(15)且来君叔天下信士，朝廷重之，其意依依，常独为西州言。援商朝廷，尤欲立信于此，(16)必不负约。援不得久留，愿急赐报。”广竟不。

注①春卿，杨广字。

注②天水冀县也。

注③表犹标也，言为标准 谓) 为]射的也。言背畔之罪，为天下所指射也。

注④游翁，王元字也。

注⑤存犹问也。

注⑥三木者，谓桎、梏及械也，司马迁曰：“衣赭关三木。”分羹谓乐羊也，解见公孙述传。

注⑦ 犹辱也。

注⑧陆陆犹碌碌也。

注⑨谓欲封为朔宁王也。

注⑩字林：“并音卑正反。”

注(11)游，浮也。

注(12)大人谓豪杰也。

注(13)骨曰切，象曰磋，言朋友之道如切磋以成器也。诗云：“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”

注(14)萎，弱也。萎音于罪反。 音乃罪反。

注(15)以食为谕。

注(16)商，度也。

八年，帝自西征，至漆，①诸将多以王师之重，不宜远入险阻，计 豫未决②。会召援，夜至，帝大喜，引入，具以议质之。③援因说隗嚣将帅有土崩之，兵进有必破之状。又于帝前聚米为山谷，指画形，开示 军所从道径往来，分析曲折，昭然可晓。

帝曰：“虏在吾目中矣。”明旦，遂进军至第一，嚣 大溃。④

注①漆，县，属右扶风。

注②，行貌也，义见说文。豫亦未定也。音以林反。

注③广雅曰：“质，定也。”

注④第一，解见窦融传。

九年，拜援为太中大夫，副来歙监诸将平凉州。自王莽末，西羌寇边，遂入居塞内，金城属县多为虏有。来歙奏言陇西侵残，非马援莫能定。十一年夏，玺书拜援陇西太守。援乃发步骑三千人，击破先零羌于临洮，斩首数百级，获马牛羊万余头。守塞诸羌八千余人诣援降。诸种有数万，屯聚寇钞，拒浩隘。

①

援与扬武将军马成击之。羌因将其妻子輜重移阻于允吾谷，②援乃潜行闲道，掩赴其营。羌大惊坏，复远徙唐翼谷中，援复追讨之。羌引精兵聚北山上，援陈军向山，而分遣数百骑绕袭其后，乘夜放火，击鼓叫噪，虏遂大溃，凡斩首千余级。援以兵少，不得穷追，收其谷粮畜产而还。

援中矢贯胫，帝以玺书劳之，赐牛羊数千头，援尽班诸宾客。

注①浩 音告门，县名，属金城郡。浩，水名也。者，水流峡山闲，两岸深若门也。诗曰“𠂔在”，亦其义也。今俗呼此水为合门河，盖疾言之耳。

注②允吾音 牙。

是时，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，①涂远多寇，议欲弃之。援上言，破羌以西城多完牢，易可依固；其田土肥壤，②灌溉流通。如令羌在湟中，③则为害不休，不可弃也。帝然之，于是

诏武威太守，④令悉还金城客民。⑤归者三千余口，使各反旧邑。援奏为置长吏，缮城郭，起坞候，⑥开导水田，劝以耕牧，郡中乐业。又遣羌豪杨封譬说塞外羌，皆来和亲。又武都氐人背公孙述来降者，援皆上复其侯王君长，赐印绶，帝悉从之。乃罢马成军。

注①破羌，县名，属金城郡，故城在今鄯州湟水县西。

注②无块曰壤。

注③湟，水名。据前书，出金城临羌县，东至允吾入河，今鄯州湟水县取其名也。一名乐都水。

注④东观记曰梁统也。

注⑤金城客人在武威者。

注⑥字林曰：“坞，小障也，一曰小城。字或作‘犴’，音一古反。”

十三年，武都参狼羌与塞外诸种为寇，杀长吏。援将四千人击之，至氐道县，①羌在山上，援军据便地，夺其水草，不与战，羌遂穷困，豪帅数十万户亡出塞，诸种万余人悉降，于是陇右清静。

注①氐道县属陇西郡。县管蛮夷曰道。

援务开 宽 恩 信， 恩 宽 以待下，任吏以职，但总大体而已。宾客故人，日满其门。诸曹时白外事，援辄曰：“此丞、掾之任，何足相烦。①

颇哀老子，使得遨游。若大姓侵小民，黠羌欲旅距，此乃太守事耳。”②傍县尝有报仇者，吏民惊言羌反，百姓奔入城

郭。狄道长诣门，③请闭城发兵。援时与宾客饮，大笑曰：“烧虏何敢复犯我。④晓狄道长归守寺舍，⑤良怖急者，可下伏。”⑥后稍定，郡中服之。视事六年，征入为虎贲中郎将。

注①续汉志曰：“郡当边戍，丞为长史。”又：“置诸曹掾史。”

注②旅距，不从之貌。

注③狄道，县，属陇西郡，今兰州县也。

注④烧虏即烧羌也。

注⑤晓，喻也。寺舍，官舍也。

注⑥良，甚也。

初，援在陇西上书，言宜如旧铸五铢钱。事下三府，三府奏以为未可许，事遂。及援还，从公府求得前奏，难十余条，乃随牒解释，①更具表言。帝从之，天下赖其便。援自还京师，数被进见。为人明须发，眉目如画。②闲于进对，尤善述前世行事。每言及三辅长者，下至闾里少年，皆可观听。自皇太子、诸王侍闻者，莫不属耳忘倦。又善兵策，帝常言“伏波论兵，与我意合”，每有所谋，未尝不用。

注①东观记曰“凡十三难，援一一解之，条奏其状”也。

注②东观记曰：“援长七尺五寸，色理发肤眉目容貌如画。”

初，卷人维汜，①言称神，有弟子数百人，坐伏诛。后其弟子李广等宣言汜神化不死，以诳惑百姓。十七年，遂共聚会徒党，攻没城，②杀侯刘闵，自称“南岳大师”。遣谒者张宗将兵数千人讨之，复为广所败。于是使援发诸郡兵，合

万余人，击破广等，斩之。

注①卷，县名，属河南郡，故城在今郑州原武县西北也。

注②，县名，属庐江郡，今舒州 宁县。 音下板反，又下管反。

又交址女子征侧及女弟征贰反，①攻没其郡，九真、日南、合浦蛮夷皆应之，寇略岭外六十余城，侧自立为王。于是玺书拜援伏波将军，②以扶乐侯刘隆为副，③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击交址。军至合浦而志病卒，诏援并将其兵。

遂缘海而进，随山刊道千余里。④十八年春，军至浪泊上，与贼战，破之，斩首数千级，降者万余人。援追征侧等至禁溪，数败之，贼遂散走。明年正月，斩征侧、征贰，传首洛阳。⑤封援为新息侯，食邑三千户。援乃击牛酺酒，劳飨军士。⑥从容谓官属曰：“吾从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，曰：‘士生一世，但取衣食裁足，乘下泽车，⑦御款段马，⑧为郡掾史，守坟墓，乡里称善人，斯可矣。致求盈余，但自苦耳。’当吾在浪泊、西里闲，虏未灭之时，下潦上雾，毒气重蒸，仰视飞鸢水中，⑨卧念少游平生时语，何可得也！今赖士大夫之力，被蒙大恩，猥先诸君纡佩金紫，且喜且 。”吏士皆伏称万岁。

注①征侧者， 泠县雒将之女也，嫁为朱鸢人诗索妻，甚雄勇。交址太守苏定以法绳之，侧怨怒，故反。

注②东观记曰：“援上书：‘臣所假伏波将军印，书“伏”字，“犬”外向。城 令印，“ ”字为“白”下“羊”；丞印“四”下“羊”；尉印“白”下“人”，“人”下“羊”。

即一县长吏，印文不同，恐天下不正者多。符印所以为信也，所宜齐同。’荐晓古文字者，事下大司空正郡国印章。奏可。”

注③扶乐，县名，属九真郡。

注④刊，除也。

注⑤越志云：“征侧兵起，都泠县。及马援讨之，奔入金溪穴[窞]中，二年乃得之。”

注⑥酺犹滤也。诗曰：“酺酒有。”毛萇注云：“以筐曰酺。”酺音所宜反。

注⑦周礼曰“车人为车，行泽者欲短轂，行山者欲长轂，短轂则利，长轂则安”也。

注⑧款犹缓也，言形段迟缓也。

注⑨鸢，鸱也。鸢，鸱貌也。音都牒、泰牒二反。

援将楼船大小二千余艘，战士二万余人，进击九真贼征侧余党都羊等，自无功至居风，①斩获五千余人，峤南悉平。②援奏言西于县户有三万二千，③

远界去庭千余里，④请分为封溪、望海二县，许之。⑤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，穿渠灌溉，以利其民。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，⑥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，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。⑦

注①无功、居风，二县名，并属九真郡。居风，今爱州。

注②峤，岭峤也。尔雅曰：“山锐而高曰峤。”峤音渠庙反。广州记曰：“援到交址，立铜柱，为汉之极界也。”

注③西于县属交址郡，故城在今交州龙编县东也。

注④庭，县庭也。

注⑤封溪、望海，县，并属交址郡。

注⑥驳，乖舛也。

注⑦骆者，越别名。

二十年秋，振旅还京师，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。赐援兵车一乘，朝见位次九卿。

援好骑，善别名马，于交址得骆越铜鼓，乃铸为马式，①还上之。因表曰：“夫行天莫如龙，行地莫如马。②马者甲兵之本，国之大用。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，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。昔有骐驎，一日千里，伯乐见之，昭然不惑。③

近世有西河子舆，亦明相法。子舆传西河仪长孺，长孺传茂陵丁君都，君都传成纪杨子阿，臣援尝师事子阿，受相马骨法。考之于行]事，辄有验。臣愚以为传闻不如亲见，视景不如察形。今欲形之于生马，则骨法难备具，又不可传之于后。孝武皇帝时，善相马者东门京④铸作铜马法献之，有诏立马于鲁班门外，则更名鲁班门曰金马门。臣谨依仪氏之，中帛氏口齿，谢氏唇，丁氏身中，备此数家骨相以为法。”⑤马高三尺五寸，围四尺五寸。有诏置于宣德殿下，以为名马式焉。

注①式，法也。裴氏广州记曰：“俚獠铸铜为鼓，鼓唯高大为贵，面阔丈余。

初成，悬于庭，克晨置酒，招致同类，来者盈门。豪富子女以金银为大钗，执以叩鼓，叩竟，留遗主人也。”

注②史记平准书曰：“以为在天莫如龙，在地莫如马。”

注③伯乐，秦穆公时善相马者也。桓宽盐铁论曰：“骐驎负盐车，垂头于太行之，见伯乐则喷而长鸣。”

注④东门，姓也；京，名也。

注⑤援铜马相法曰：“水火欲分明。水火在鼻两孔闲也。

上唇欲急而方，口中欲红而有光，此马千里。颌下欲深，下唇欲缓。牙欲前向。牙欲去齿一寸，则四百里；牙锋，则千里。目欲满而泽。腹欲充，楮欲小，季助欲长，悬薄欲厚而缓。悬薄，股也。腹下欲平满，沟欲深而长，而膝本欲起，肘腋欲开，膝欲方，蹄欲厚三寸，坚如石。”音居奇反。

初，援军还，将至，故人多迎劳之，平陵人孟冀，名有计谋，于坐贺援。援谓之曰：“吾望子有善言，反同 人邪？昔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置七郡，裁封数百户；

①今我微劳，猥飡大县，功薄赏厚，何以能长久乎？先生奚用相济？”冀曰：

“愚不及。”援曰：“方今匈奴、乌桓尚扰北边，欲自请击之。男儿要当死于边野，以马革裹尸还葬耳，何能卧 上在儿女子手中邪？”冀曰：“谅为烈士，当如此矣。”

注①汉书曰，平南越以为南海、苍梧、郁林、合浦、交址、九真、日南、朱崖、儋耳九郡。今此言“七郡”，则与前书不同也。

还月余，会匈奴、乌桓寇扶风，援以三辅侵扰，园陵危逼，因请行，许之。自九月至京师，十二月复出屯襄国。①诏百官祖道。援谓黄门郎梁松、窦固曰：

“凡人为贵，当使可贱，如卿等欲不可复贱，居高坚自持，勉思鄙言。”松后果以贵满致灾，固亦几不免。

注①襄国，县名，属赵国，今邢州龙岗县也。

明年秋，援乃将三千骑出高柳，行 门、代郡、上谷障塞。乌桓候者见汉军至，虏遂散去，援无所得而还。

援尝有疾，梁松来候之，独拜 下，援不 。松去后，诸子问曰：“梁伯孙帝 ，①贵重朝廷，公卿已下莫不惮之，大人柰何独不为礼？”援曰：“我乃松父友也。②虽贵，何得失其序乎？”③松由是恨之。

注①松尚舞阴公主。尔雅曰：“女子之夫为 。”

注②松父统也。

注③礼记曰：“见父之执友，不谓之进不敢进，不谓之退不敢退，不问不敢对 。”

郑玄曰：“敬父同志如事父也 。”

二十四年，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，①深入，军没，援因复请行。时年六十二，帝愍其老，未许之。援自请曰：“臣尚能被甲上马 。”帝令试之。援据鞍顾眄，以示可用。

帝笑曰：“矍铄哉是翁也！”②遂遣援率中郎将马武、耿舒、刘匡、孙永等，将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万余人征五溪。援夜与送者诀，谓友人谒者杜 曰：“吾受厚恩，年迫余日索，③常恐不得死国事。今获所愿，甘心瞑目，但畏长者家儿或在左右，或与从事，殊难得调；介介独恶是耳。”④明年春，军至临乡，⑤遇贼攻县，援迎击，破之，斩获二千余人，皆散走入竹林中。

注①郦元注水经云“武陵有五溪，谓雄溪、 溪、酉溪、溪、辰溪，悉是蛮夷所居，故谓五溪蛮”。皆盘瓠之子孙也。土俗“雄”作“熊”，“ ”作“朗”，“ ”作“武”，在

今辰州界。

注②矍铄，勇貌也。东观记作“□哉是翁”。□音许缚反。

注③索，尽也。

注④长者家儿谓权要子弟等。介介犹耿耿也。

注⑤东观记曰“二月到武陵临乡”也。

初，军次下隲①，有两道可入，从壶头则路近而水，②从充则涂夷而运远，③帝初以为疑。及军至，耿舒欲从充道，援以为弃日费粮，不如进壶头，其喉咽，④充贼自破。以事上之，帝从援策。三月，进营壶头。贼乘高守隘，水疾，船不得上。会暑甚。士卒多疫死，援亦中病，遂困，乃穿岸为室，以避炎气。⑤贼每升险鼓噪，援辄曳足以观之，左右哀其壮意，莫不为之流涕。耿舒与兄好侯书曰：“前舒上书当先击充，粮虽难运而兵马得用，军人数万争欲先奋。今壶头竟不得进，大怫郁行死，诚可痛惜。”

前到临乡，贼无故自致，若夜击之，即可殄灭。伏波类西域贾胡，到一处辄止，⑥以是失利。今果疾疫，皆如舒言。”

得书，奏之。帝乃使虎贲中郎将梁松乘驿责问援，因代监军。会援病卒，松宿怀不平，⑦遂因事陷之。帝大怒，追收援新息侯印绶。

注①下隲，县名，属长沙国，故城今辰州沅陵县。隲音字充反。

注②壶头，山名也，在今辰州沅陵东。武陵记曰“此山头与东海方壶山相似，神仙多所游集，因名壶头山”也。

注③充，县名，属武陵郡。充音昌容反。

注④，持也。

注⑤武陵记曰“壶头山边有石窟，即援所穿室也。室内有蛇如百斛船大，云是援之余灵”也。

注⑥言似商胡，所至之处辄停留。贾音古。

注⑦以援往受其拜。

初，兄子严、敦并喜讥议，①而通轻侠客。援前在交址，还书诫之曰：“吾欲汝曹闻人过失，如闻父母之名，耳可得闻，口不可得言也。好论议人长短，妄是非正法，②此吾所大恶也，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。汝曹知吾恶之甚矣，所以复言者，施衿结，③申父母之戒，④欲使汝曹不忘之耳。龙伯高敦厚周慎，口无择言，谦约节俭，廉公有威，吾爱之重之，愿汝曹之。杜季良豪侠好义，忧人之忧，乐人之乐，清浊无所失，④

父丧致客，数郡毕至，吾爱之重之，不愿汝曹也。伯高不得，犹为谨敕之士，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。⑤效季良不得，陷为天下轻薄子，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。讫今季良尚未可知，郡将下车辄切齿，州郡以为言，吾常为寒心，是以不愿子孙也。”季良名保，京兆人，时为越骑司马。⑥保仇人上书，讼保“为行浮薄，乱惑，伏波将军万里还书以诫兄子，而梁松、窦固以之交结，将扇其轻伪，败乱诸夏”。书奏，帝召责松、固，以讼书及援诫书示之，松、固叩头流血，而得不罪。诏免保官。伯高名述，亦京兆人，为山都长，⑦由此擢拜零陵太守。⑧

注①并余之子也。喜音许吏反。

注②谓讥刺时政也。

注③说文曰：“衿，交衽也。”诗云：“亲结其。”毛萇注云：“，妇人之也，女施衿结。”尔雅曰：“，